



有

香粉宅的美娇娘，邂逅鬼刀门的呆公子，

座

反复追逐的爱啊，像萦绕鼻端的香粉，

香

春风般令人沉醉……

粉

YOUZUOXIANGFENZHAI

宅

耳雅[◎]著

有座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香粉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座香粉宅 / 耳雅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1.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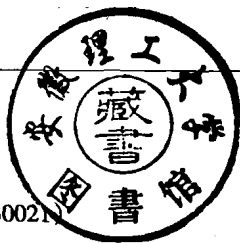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85-5526-4

I. ①有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9084 号

有座香粉宅

作 者 耳 雅
出 版 人 李文学
责任编辑 王天明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410 千字
印 张 21
印 数 1-8000 册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 <http://www.bfes.cn>
印 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

ISBN 978-7-5385-5526-4 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

Contents

有座香粉宅·目录

- 第一章 一朝翻身 小人得志 · 001
- 第二章 转眼生机 转眼危急 · 026
- 第三章 微风抚蕊 暗香萦绕 · 051
- 第四章 蛇打七寸 荷露一角 · 076
- 第五章 渐露端倪 心有灵犀 · 108
- 第六章 步步为营 谈情说爱 · 128
- 第七章 无中生有 飞来横祸 · 151
- 第八章 渐入佳境 一步之遥 · 174
- 第九章 手足无措 方寸大乱 · 207
- 第十章 弄巧成拙 难兄难弟 · 220
- 第十一章 祸从天降 不速之客 · 259
- 第十二章 弄虚作假 突发冷箭 · 278
- 第十三章 情投意合 终成眷属 · 304
- 番外 香粉宅的甜蜜生活 · 326



“嘎吱”一声，老旧木门被推开，陈石梅手中拿着一把散穗糜子扎成的笤帚，进屋弯腰，沿门槛和地面的缝隙细心扫过。

一大早起来，她爹便让她们一大家子人扫尘，石梅平日最不受宠，因此扫的是西面废宅。这里是祖宗祠堂，平日晒不着阳，光阴晦潮湿，木窗棂上还有虫蛀的窟窿，墙角也挂了好些土蜘蛛结的网子。不过石梅倒是不怕，觉得挺清静，边扫边打着哈欠。

这地方久无人来，积了厚重灰尘，笤帚一扫便起了扬灰，石梅连打两个喷嚏，就听到房内的柱子“咯吱吱”的直响，她赶紧捂住口鼻。举目瞧了瞧四周，发现屋内柱子大多朽了，她刚刚一路扫过来，也见了好几只大水蚊张牙舞爪地爬过，毕竟是百年老宅了，估计捱不住多久吧。

到了供桌边，石梅想要掸掸祖宗牌位上的灰尘，却在众多牌位后，发现了一个匣子。这匣子是乌木做成，看起来很贵重，她伸手捧了一把，挺沉。用掸子拍了拍干净，就见匣子上刻着几个字——香粉宅。

这三个字，石梅小时听过。

她们陈家，祖祖辈辈都是做香粉买卖的，如今也是卖着些独门的香料，像什么合香、水香、松柏香……都算是顶好的，每年还往宫里送不少。就是靠着这些香粉，她们家才成了京城一大大户。然而，据说到她爹这辈儿已经是没落了，相比起陈家当年最鼎盛那会儿，相差太远。

在她祖上，曾经出过一位奇女子，名字叫陈栳楣，和石梅名字谐音，那是人称香粉娘娘的厉害人物。据说她有独门秘籍，能配出千种奇香，当时，上至宫廷侯爵下至平民百姓，家家户户都以用陈家香粉为荣。为此，皇帝还赐了一块“香粉宅”的匾



额给她，那是何等的风光呀！只可惜斗转星移朝代更替，那匾额早就遗失了，陈栳楣也已过世了上百年，她的独门秘籍也早就失传了。

陈石梅拿着那匣子看了半日，好奇，就将盖子打开，只见里头有一个小坛子。这坛子的料子与她平日睡的瓷枕有些相似，应该是定窑产的东西，米黄色，小巧精致，盖上雕着两只粉蝶，坛身上则是团花朵朵。她也没多想，就打开了盖子……只见里头白色的粉末，细细碎碎。端着坛子到鼻端，陈石梅闻了闻，无味，可鼻子有些痒。再将坛子转过来一看，只见上头一个大大的“奠”字，惊得她抽了一口气。坛子里的粉末被她吸进了一大口……

“阿……阿嚏！”

惊天动地一个喷嚏打出来，石梅就感觉屋子晃了三晃……轰隆一声，塌了。

……

陈家总共四个姐妹，老大陈艳梅、老二陈雪梅、老三陈红梅、老四陈石梅。四个丫头里，最好看的就是陈石梅。

石梅年纪最小，长得极标致，粉脸润唇，蚕蛾眉，杏儿眼，笔挺的鼻梁尖下颏。一笑起来，眼眉弯弯唇角翘，特别讨喜，只可惜最小最好看那个，却偏偏最不受宠。

陈老爷子想要儿子想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陈夫人老来得孕，没想到生下来的还是个姑娘。陈石梅出生没多久，陈夫人还得了恶疾病逝了，因此陈老爷将不满都移到她身上了。幸好陈家家境殷实，陈石梅虽没人疼爱，却也没饿着累着，活得挺自在。

……

等陈石梅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就觉得身上疼得厉害，背上也重，似乎被什么压了。四周一片漆黑，有些腐烂的臭味。她想了想，大概被压在房子底下了，这可不得了！试着动了动身子，发现手脚都没断，手上还拿着那个坛子呢。她奋力往前爬，遇到了什么阻挡，便推一推……也不知道爬了多远，只听到“哗啦”一声，眼前出现了光亮。强光刺目，陈石梅赶紧闭眼缓一缓，外头干冷，带着那么点清雅花香，她深吸一口气。

“夫人！”

不远处，有个惊喜交加的声音传来。

陈石梅缓缓睁开眼，就见前方急匆匆跑来一个穿着粉绿小袖套裙的丫头。石梅有些纳闷，这丫头怎么穿小袖？这是前朝人的打扮了。再细看，这丫头身上没有云肩霞帔，头上也只戴着团花，可见身份低微，应该是个丫鬟。

“夫人。”丫鬟到了她身边，就招呼身下人，“快！通知王爷去，人救出来了。”

陈石梅迷迷糊糊，心说这是怎么了？这丫鬟是谁？之前怎么没见过……还有什么王爷夫人的，不是应该去通知老爷吗？她爹虽不疼她，也不至于她被压死了都不过

问一声吧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有另一个声音传来，“栳楣姐，吓死人了，还以为你给压死了呢。”

陈石梅抬头，看身旁说话之人，心里疑惑，她向来是最小那个，大家都管她叫妹，如今怎么变姐了？说话人是个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女子，很是娇媚，丹紫色抹胸，粉色罗裙，宽袖上衣外罩薄纱短衫，一条收身的腰带，高梳云髻，垂下的发丝散落在白皙纤长的脖颈上。柳眉凤目，长相稍稍有些刁钻，可确实是个美人儿。

她与丫鬟一起将石梅扶起来，嘴里说：“姐姐啊，你说你怎么就没死呢？不过也亏得你没死，不然就留下我一人受欺负了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石梅有些不解地看着她。

那女子眼中闪过一抹疑惑，上下看石梅，“栳楣姐，你别装疯卖傻了，你死了他都不曾来看你一眼，装疯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陈石梅更疑惑了，她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房舍还是她家老宅，只是比原先富丽堂皇得多，萧条破败的残墙，变成了花团锦簇的院落。回头，只见身后的坍塌废墟都烧黑了，难怪刚刚闻到一股子焦糊味道。被人扶着回屋，陈石梅问了好些话，才弄明白。自己如今不是陈石梅了，而是他家族谱上最传奇的那位香粉娘娘——陈栳楣。只不过这位娘娘的境遇可没有外人传说的那样好，是个刻薄善妒、常惹是非的恶妻。她身边的这位女子，是跟她共侍一夫的妾，叫王瓚玥，和她一样，都不受宠。

据说陈栳楣整天研究香粉，炼制丹药，昨儿个不知怎么的就着火了，整座香坊塌下来，她被活埋在里头，幸好突然天降大雨，留下了她一条性命。

陈石梅眉头微蹙，心中暗自好笑，自己莫不是在家里祠堂被砸死了？借着她祖上的骨灰，在这儿还魂了？想到骨灰，她低头一看，就见手中坛子里，的确是有白色粉末，闻一闻，没有味道。

“哎呀，你就别再研究那些个粉了！”瓚玥夺下她手里的坛子，道，“你倒是说说，是无故起火的，还是你疏忽了……或是有人害你？”

陈石梅心惊，不是吧？！

说话间，外头有人进来，是个下人，趾高气扬的，说是来传王爷话，“没死就将养着吧，别再作怪了。”说完，连句好都没问，走了。

“真是薄情寡义。”瓚玥跺着脚道，“还不如休了我们呢。”

陈石梅却是淡笑不语，想来也有趣，之前做女儿，没爹娘疼爱，还时不时被姐姐们欺负。总想着日后找个好夫君，可没想到如今突然有夫婿了，却依然落得个不受宠爱的下场，就问瓚玥，“他有很多房妻妾吗？”

“四个。”瓚玥无所谓地说，“你是原配正室，我、鸾鸾儿和茗福是妾氏，你最凶恶善妒，所以最不受宠。”



帮着好好伺候太后干娘，也当是为她尽孝。

公公笑得合不拢嘴，接了，又好生奉承了她几句，便离去了。

等人都走了，陈石梅被秦项连接回了主宅，说既然香坊烧了，重盖又要时日，就先在他的主屋里住下吧。陈石梅就觉身旁艳羨目光投来，心中好笑，长这么大，还没受过这种优待呢。不过与四王爷同住难免要同房，石梅自然是不肯的，而且那王爷对自己似乎也无甚感情，她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住瓊玥那儿去就成。”

秦项连一愣，那样子有些狼狈，陈石梅忽然觉得挺解恨，这王爷薄情寡义风流花心，原本争宠夺爱的妻子如今突然不稀罕他了，他显然有些不适应。

“呵……”

未等王爷发话，就听到旁边一个小妾冷笑了一声，那声音不大，也可听成是咳嗽，其中含义却是明显的，她是笑陈石梅小人得志、蹬鼻子上脸。

陈石梅也不想追究，她记得她那先祖仅凭一己之力，便将香粉宅发扬壮大，香粉娘娘的名号也是流传百世。她从小便不如意，如今机会千载难逢，做什么妻妾，争什么宠？还不如好好为自己和陈家做一番成就，多得些尊荣，何苦求那个不爱自己的人的宠爱？找个真心实意对自己的，那才是正经姻缘。

……

“什么？！”王瓊玥听了陈石梅的决定，吃了一惊，“你不去主屋住，上我这儿来做什么？哎呀，栳楣姐，你猜王爷那头这会儿说什么呢？”

陈石梅摇了摇头。

“那些个妖媚子该说你小人得志癞狗长毛，穿三天新鞋不知道怎么走路了！”王瓊玥愤懑地说着，“你也是，那么好的机会，干吗不握牢了？”

“握什么？”陈石梅拿着陈栳楣房里找出来的香粉谱，一篇篇看着，问，“这些香粉名字怪异，真的有用吗？”

“你自己相信有用的。”瓊玥拿着杯子喝茶，叹息道，“之前你还一直说，要做出一种回心转意粉来，给王爷闻，好让他回心转意的。”

陈石梅好看的眉毛微微一扬，笑道：“嗯……与其做个回心转意粉，我觉得，倒是做个一拍两散粉，来得更有用吧。”

芭蕉挂果，扶疏似树，高疏垂阴，实则非木。

转眼，陈石梅来到王府做了这个陈栳楣，已半月余。只要稍稍有些心思的，任谁都能看出来，她虽然有个陈栳楣的样貌，内心里却早已换了个人。

原先的陈栳楣，刁蛮肆意，却也是恋秦项连恋得疯魔的，而如今的陈石梅却似乎是绝情了一般，整日只知痴迷香粉，无事绝不踏出房门半步。

王府规矩甚多，每日早晨必须一家人一起吃朝饭，饭桌上，免不了钩心斗角，





猜忌试探。

只是这些陈石梅早习以为常，人在桌边，心却在天边，别人偶尔刺出一句不中听的，她也不计较，没听到一般。原先是毛躁的急惊风，如今变了稳当的老山石，怎能不叫人诧异。

好些下人都碎嘴，陈石梅学聪明了，这是跟四王爷使小性儿呢。男人不大多是这毛病嘛，原本围着他团团转的女人突然不动声色了，自然光火，一旦心思转到她身上去了，这陈杖楣要模样有模样，如今要身份又有身份，岂不是专宠有望？

私底下，连王瓚玥都问陈石梅：“你使的是不是这心思呀？”

陈石梅听后莞尔一笑，“你也信那些个的吗？”

王瓚玥不解，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别的我不懂，人心还略知道一些。”陈石梅边翻着那本早已看得烂熟的香粉谱，边回答她，“你且好好想想，原本费劲了心思去讨好，他都不多看一眼，说明我这女人他早已厌弃了。”

王瓚玥蹙了蹙蛾眉，被这一句话戳了自个儿的心筋，叹息里头，带着些哀怨。

陈石梅心知她感同身受，便劝慰道：“我不理他几日，连丫鬟下人们都觉得我使小性子呢，他自然也是如此想的。原本就不讨喜，如今耍心机用自身的富贵和尊荣来要挟他，他是什么男人，自然更不喜欢的。”

“那你这样究竟是为何？”王瓚玥不解了，“莫非是真的心灰意冷了？”

陈石梅也不好跟她道明原委，只得点头，设身处地替陈杖楣想了想，回了一句：“人总有个倦乏的时候，过了也便厌了，不就是个男人吗？天下男人都一样皮相的，心向着你才是最要紧。”

正说着话，小香儿跑了进来，“夫人，王爷那头唤你呢。”

陈石梅站起身，将头上的朱钗去了，只留了块素色的包头巾分了发，穿着素色长裙，一件淡灰鼠的披肩，就往外走。

“唉。”王瓚玥伸手拦她，“你这是要作死吗？王爷喜欢女人打扮得漂亮尊贵的，你怎么跟戴孝似的！”

石梅笑了笑，道：“气着了才好呢。”

“你别昏了头胡来啊！”王瓚玥问她，“究竟怎么个心思，说明白再走。”

石梅想了想，只好说：“女为悦己者容？”

王瓚玥傻那儿了，陈石梅就绕开她走了，带着小香儿，脸面也拉了一些下来，缓步往秦项连的书房走去。

秦项连此时正在书房外的院子里，身边站着鸾璟儿和茗福。这鸾璟儿是个才艺兼佳之人，温柔娴雅，会诗词，人也知道分寸，因此甚讨秦项连欢心。还有一个叫茗福，

是武将之女，此女子甚是泼辣，说话心直口快，极不待见陈栳楣，总是恶言相向。

不过，陈石梅倒是觉得这两个女子其实不错，一个是才女，一个是性情中人，两人相处也和睦，从不惹是生非。反倒是陈栳楣和王瓚玥不怎么讨人喜欢。陈栳楣是因为霸道凶悍，泼辣善妒。而王瓚玥，则是因为斤斤计较，争强好胜。说来说去，其实妻妾得不得宠，也不在于妻妾本身如何，而全在于夫君的喜好。同样的，茗福那样泼辣就可以被看做是坦诚率真，而陈栳楣就变成了凶悍，王瓚玥则成了蠢笨。若是仔细想起来，还是挺叫人心堵的，百样米育百样人，人同命不同吧。

陈石梅往前走，看抿着嘴笑着赞赏王爷诗词的鸾璟儿，和一旁一脸纯然要王爷给她解诗的茗福，一巧一拙，一灵一纯，一静一动，一柔一刚，都是恰到好处……

石梅突然感慨起来，陈栳楣和王瓚玥弄错了一点，所谓争宠，并非争夺某个男人的宠爱，而是争相成为那男人中意的样子，来换取他的宠爱。对于会争宠的女子，可爱，也可悲，而对于不会争宠的女子，可怜，却也可爱。

走进了院子里头，陈石梅给秦项连行礼。

鸾璟儿和茗福看到陈石梅的打扮，都有些呆愣，但很快就回过神来，给她行礼，看着她眼神之中却有一丝淡淡的嘲讽，她们知道，陈栳楣终究还是那个刁蛮的女人，做得有些过了，反而会让王爷反感。

果然，秦项连微微皱眉，对石梅一拂袖，并不多说什么，“修香粉宅的泥瓦工匠到了，太后说要按照你的意思建，你选地方订图纸去吧。”

陈石梅听后，抬眼看了看秦项连，低声问：“王爷，不与我一起吗？”

秦项连眼中闪过一丝厌恶来，“你且去吧，我乏了。”

陈石梅又给他行了个礼，便转身去找泥瓦工匠了。缓步往外走，她不回头看都知道，身后鸾璟儿和茗福是如何含笑地看她，笑话她自作聪明。同样，也可以猜到秦项连会如何地轻视她，更加不愿意与她亲近，可这正是她想要的。走出了院子，陈石梅就见身边小香儿边走边默默抹眼泪，就问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夫人。”小香儿抽抽噎噎地说，“你说，咱们当年为什么要进王府来呢？当年，你没有许给王爷就好了。”

陈石梅笑了笑，这几天她也打听了，小香儿是从小跟着她的。

陈栳楣原本也不是什么名门闺秀，只是一个开香坊的，家里有些产业，爹娘早丧，她独自度日又生得美，经常遭人欺负，才会使性子彪悍起来。这小香儿是她捡来养的，一直伺候她，乖巧也忠心，总是为她不受宠而不平。

“无妨的。”陈石梅伸手给她抹了抹眼泪，“我有法子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”

“嗯。”小香儿点头，抹去腮帮子上的泪花，这小丫头也是彪悍的性子。陈栳楣虽然不受宠，但是吃穿用度从来没少过，一来，她是正室，二来，小香儿都会帮她





抢，其他的丫鬟婆子都怕她这疯丫头。那日陈栳楣被埋了，也亏得这小丫头带着人一直挖，手皮子都破了，因此石梅很是怜惜她，对她极好。

陈石梅这几天在王府里待着，其他都还好，唯独一点，她很不喜欢，就是王府之中的人常常会笑话她和小香儿是穷命，什么都要抢，穷凶极恶的。

对此她实在只能一笑置之，这些姐儿哥儿们，都是自小就生在大户人家衣食无忧的吧，自然不知道人活着不易的，不抢哪儿来的吃穿？家里的狗自然不如野地里的狼护食凶悍，因为没挨过饿，没见过真正饿死的，所以才不知道怕。

当日下午，陈石梅做了两件事，第一件，她见了建香粉宅的泥瓦工匠。陈栳楣有一座旧宅，不大。这次皇太后赏赐了不少金银给她，因此她买下了宅子后面的一大块地，让泥瓦工匠们在那里动工，将旧宅拆除，建一座香粉宅。工匠们只管办事，哪儿管那香粉宅离王府十万八千里远呢。

第二件事，陈石梅换掉了那一身朴素装束，穿了一身淡雅别致的衣服，细心梳洗打扮，问王瓚玥：“可曾见过皇太后，脾气秉性如何？”

王瓚玥一笑，“我只远远见过一眼，你那是因为有一手香粉手艺，王爷才送你进宫给太后配香粉的，谁知道你就飞上枝头了呢？”

“太后是不是也是个烈性子？”陈石梅突然问。

“对！”王瓚玥点头，“说来也古怪，你平时都不招人待见，却偏偏太后特别喜欢你。”

陈石梅笑问：“我不招人待见，为何我与你那样好呢？”

王瓚玥也是笑，“偏偏巧了，我平日也是不招人待见的，可就唯独你待见我，我不和你好，和谁好呢？”说完，两人竟也笑了起来，陈石梅笑得会心，王瓚玥笑得无奈。

“你对王爷有情？”陈石梅问。

“也不知道。”王瓚玥叹了口气，呆呆坐下，伸手，轻轻敲着眼前的茶杯盖子。

陈石梅之前也听她说了自己身世。

王瓚玥乃是名门之后，父亲是将军，有兵权，可惜仕途坎坷，经历过很多磨难。在他落难那会儿，被迫将王瓚玥过继给了别家。那家做娘的是个疯货，对她常常打骂，家里其他女孩儿还总笑话她自以为大家闺秀，其实落架的凤凰不如鸡。王瓚玥就这样活到了十五岁，原本她也可以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皆精的大小姐，却变成了尊贵出生，卑贱过活的市井丫头。

十五岁那年，他爹总算恢复了官职，并且平步青云尊荣显贵，将她接了回来，王瓚玥翻了身，却有了个不好的毛病，什么都要比出个高下来，生怕输给别人。

可惜她有好胜的心思，却没有好胜的本钱，入了王府，本来想要受宠，却落

了个钻研争宠，笨拙无礼的名头，被王爷冷落。幸好她爹如今位高权重，又极为疼爱，倒也没人敢来得罪她。只是她自己看不开，日日较劲，如今似乎也看淡了些，不怎么争了。

见王璿玥不说话，陈石梅对她说：“我去宫里，见太后。”

王璿玥点头，“你可要小心说话呀。”

“嗯。”陈石梅笑了笑，去厨房亲手做了些糕点，让小香儿提着，去皇宫了。

出门前，遇到了也准备出门的秦项连。

“王爷。”石梅给他行礼。

秦项连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问：“进宫？”

“是。”陈石梅点头。

王爷微微皱了皱眉头，用马鞭轻敲自己魁梧的肩头，道：“你好歹是正室，如今又身份尊贵，别总跟个小孩似的任性，要大度。”

陈石梅点了点头，并不反驳，只道：“是。”

秦项连眉头皱得更紧，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
陈石梅带着香儿上了马车，问她：“王爷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和三王爷、六王爷他们打猎去吧。”小香儿回答。

“皇上和王爷，是一个太后生的吗？”陈石梅尽量多问一些，以免一会儿坏事。

“才不是呢。”小香儿道，“皇上和五王爷，是皇太后亲子，三王爷、四王爷和六王爷是琼妃生的，不过琼妃早就过世了，二公主也是太后生的，已经嫁出去了，现在太后身边，就您一个干女儿，您也是香粉公主呀。”

“呵呵。”石梅笑了起来，往小香儿嘴里塞了块儿糕点。

嘴上虽说笑，石梅心中却是有些计较的，太后不是四王爷的亲生母亲，还要收她这个不受宠的妻室为义女，而秦项连身为王爷，却又有个贫贱出身的妻，这其中……是不是有什么讲究？一路上，陈石梅心中忐忑，自己只是普通人家闺女，何曾进过宫见过太后，若是有什么失礼不得体的，让人笑话事小，失了体统事大，可别露了马脚才好。

“夫人，您又不自在了呀？”小香儿在一旁细声说，“每次进宫，您都不乐意。”

陈石梅微愣，问：“我为何不乐意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自然是知道。”小香儿点头。

“那你说说。”陈石梅见她似乎有些顾忌，更加疑惑。

“我说了，夫人不准动气啊。”香儿说着，捏了捏衣角，“因为太后每次都劝您跟王爷散了，改嫁他人。”

陈石梅一时听得呆了，还以为听岔了，急急问：“香儿，你说什么呢？”





香儿捂着嘴巴，“不说了，不然又该拧我嘴巴了。”

陈石梅拽了她衣袖， “太后是否不喜王爷？”

香儿左右看了看，凑到石梅耳侧低声说：“岂止啊，王爷也不喜太后，我听王府老下人们说，王爷的亲娘琼妃就是被太后害死的。”

陈石梅骇然，如此一来，她更不懂，既然是这般关系，那陈栳楣与太后之间必有嫌隙，为何关系亲密？秦项连似是有意送陈栳楣进宫，利用香粉拉拢太后，为何？莫非是为了缓和关系？越想越觉得不妥，石梅有些忧心，别是太后根本不喜这陈栳楣，只为敷衍？这蛮横又痴情的陈栳楣，只是太后和秦项连间彼此牵制的一颗棋子？可转念一想，石梅又觉得不对——陈栳楣凭什么呢？她在王府并不受宠，和太后又非亲非故……一个出生卑贱的弱女子而已。就这样一路混想，马车便进了宫门。

陈石梅大着胆子撩开车帘，由缝隙往外望，皇宫里方砖青石、高墙厚瓦，好不庄严，也肃穆，却是看不出富贵与荣华。

马车在青石砖上行着，颠簸，有咯吱吱的声响传来，像是车轮或者是石板承受着什么，因此发出细碎声音，似倾诉似埋怨，久久不断。听着那声音，陈石梅反静了下来。又行了一路，她忽然问小香儿：“香儿，我若是与王爷散了，你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呀！”小香儿赶紧拍手。

“为何？”陈石梅认真看她，“世人都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的。”

小香儿赶紧摇头，“夫人，姻缘有好有坏，你恋王爷太苦了，香儿不喜欢王爷。”

“你是我的丫鬟，不是该我喜欢谁，你也喜欢谁吗？”陈石梅笑着问她。

“应该是啊，谁喜欢你，我就喜欢谁。”香儿道，“所以香儿喜欢太后。”

“哦？”石梅倒是有些意外，“你是说，太后对我好？”

“嗯。”香儿点头，“虽然每次太后见你都不准香儿跟进院子，但是香儿能看出来，太后是真的喜欢夫人。”

陈石梅听后没做声，略过了一会儿，又问香儿：“我没嫁人之前，你怎么叫我的？”

“叫梅子姐。”小香儿笑道，“不过你都不准我那样叫了，要叫夫人，或者王妃。”

陈石梅点了点头，摸摸她脑袋，“你今后还是叫我梅子姐吧。”

“当真吗？”香儿一脸的欣喜。

石梅点头。

此时，马车停下，外头一个略显尖细的声音传来：“恭迎公主。”

陈石梅整整衣襟，问小香儿：“好不好看？”

“好看！”香儿点头。

石梅便拉着她一起下了车。

来迎接的，正是那日传旨的柳公公。

陈石梅很稳当地下了马车，跟他问好：“公公可好。”

“哟，好好！公主折煞奴婢了。”柳公公赶紧去扶石梅，显得亲密，“太后念叨好久了，公主快往里请吧。”

石梅跟着他往里走，到了太后居住的万华园外，公公停住了脚步，小香儿似乎也早已习惯，在门侧垂首候着。陈石梅独自步入，就见园中百花盛开，中间有雕花的石桌石凳，一位戴着凤冠，身着九凤争艳霞帔的妇人正坐在桌边，手持一根檀香木，轻轻地拨弄着香炉里的熏香。

“儿臣给母后请安。”

陈石梅进门前，特意拉着柳公公询问，她刚封了公主，该怎么称呼太后才不失礼。柳公公就教她，自称儿臣，叫太后母后，太后必然大悦。

这听着虽然有几分古怪，但石梅还是照做了。

跪在地上偷眼看太后，石梅倒是一愣，只见太后竟然眼圈一红，对她招手，“快起来，给为娘看看。”

陈石梅心头一动，更觉怪异，不过她也没动声色，缓缓走了过去，挨着太后坐下，抬眼看她。

太后伸手轻抚她手背，细看她眉眼，点头赞许，“我儿美艳，比为娘当年更甚。”

陈石梅也不知该作何回答，只是失措地看着眼前这位尊荣显贵的妇人。

为娘、我儿……这样的称呼未免也太亲密了些。皇家身份尊贵，她卑微，可为何如此亲热，必然是有缘由的。

“听说你的香坊塌了？”太后轻轻叹息，“娘是日夜担心，就怕你有什么不测……幸好老天有眼。”

石梅点了点头，略一思考，试探着说：“皇娘，我自废墟之中爬出后，就像是两世为人一般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太后吃惊，伸手端着石梅的下巴细看，点头，“脸色是好了些，晚上还睡不着觉吗？”

陈石梅摇头，“有些事想通了，便睡得好了。”

“你……想通什么了？”皇太后眼中惊喜。

“娘以前说的都是对的。”石梅抬眼看太后，认真道，“皇娘，能不能再说一遍与儿臣听，儿臣要好好记住。”

皇太后盯着她看了半晌，双手合十念佛，“老天开眼，我这傻丫头总算是想通了！”说着，沉声道，“与四王爷和离！”





陈石梅细看皇太后的神色，不像是在试探更不是说笑，而是真心实意在劝解。

“儿臣也死心了，可是这和离……儿臣怕他不肯。”陈石梅道。

“怕什么？！”皇太后冷笑一声，“你如今已然贵为公主，地位与他不相上下，他秦项连当日千方百计讨你欢心，不过是发现了你的身份，想要利用你要挟我，让我和皇上有所顾忌，不敢将他们兄弟铲除。如今江山稳固，皇上清明仁厚，百官拥戴，他秦项连也没法子称帝，只好死心，安安稳稳地做一个王爷。看他如此冷落你，便可窥见他心思……你毕竟是他仇人的女儿，日日对着，厌恶也是难免的。”

皇太后自顾自说了很多，而陈石梅耳边却是不断回响——身份、仇人之女……

“我已经和皇上说好了。”皇太后拉着石梅的手，“你若是提出和离，皇上必然准奏，我也准，到时候你搬出来住，是住在宫里陪着娘，还是在外头自己另觅一座宅子，都随你！对了，你那座香粉宅选在哪儿建了？”

“……儿臣让人建在王府外了。”陈石梅抬起头，有些木然地回答，“就是老宅那里。”

“甚好！甚好！”皇太后如释重负一般点头，满面喜色，当即让柳公公准备了许多陈栳楣喜欢的美食，陪着她吃了，又坐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天色晚了，才亲自送石梅上了车，出宫回王府。

车子依旧行进在青石砖路上，陈石梅呆呆坐着，听着那断断续续的咯吱声，出着神。她听皇太后说了许多话，大致已经了解，难怪如此亲昵，原来陈栳楣并非只是义女，而是亲生女儿。估计是从小便流落在外头了，究竟是怎么出生的，是如何的不光彩，石梅都不想去追究，她只知道，既然一直被偷偷养在宫外，那么生父必然不会是那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先皇。

石梅也懂了，秦项连之所以会娶陈栳楣，只是要利用她的身份自保。难怪要对她如此苛刻了，原来是仇敌的女儿，如今大局已定，没有了价值，自然是多看一眼便多一眼的厌恶。

皇太后当年为何不阻止婚事？如果是陈栳楣一心痴迷秦项连，只要将她的身份说出来，她和秦项连就是名义上的兄妹，如此乱伦之事必然是不能做的……可太后没说，大概是因为当时王位争夺激烈，最后只好牺牲了陈栳楣，太后也是无奈，自觉亏欠了她，所以千方百计想补偿吧。

“停车。”陈石梅忽然撩开车帘，对车夫说。

此时，马车已经出了宫门，陈石梅将头上和手上的贵重首饰都拿了下来，让香儿收好，将霞帔翻了个面儿披在肩头，下车。

“夫……梅子姐，还没到地儿呢。”小香儿追了下来。

“为何叫我梅子姐，还记得吗？”陈石梅却是往前走，边问。

“因为你喜欢梅子酒嘛，名字里头也有个楣字。”香儿跟在她身后，“我们要走回去呀？”

“嗯，先走走。”陈石梅放眼望去，远处就是渡头，好些船只靠岸，有力工扛着货物一趟趟往返，水波浩渺，几只水鸟起起落落，自在闲适。

陈栳楣真是可怜之人，周旋在娘与兄长还有夫君之间，成为一颗制衡彼此的棋子，等到无用那一日，便被遗忘舍弃。难怪她不愿意进宫，大概是对太后有些恨意吧，可在石梅看来，秦项连这个她爱得死去活来的夫君，要比皇太后可恨得多。站在渡头出神，陈石梅毕竟不是陈栳楣，多么感伤说不上，只是有些歔歔和感慨。

“梅子姐。”小香儿指着一旁几个力工背着的新鲜梅子，道，“有梅子了，今年天气热得早，梅子上市也早，买些回去浸酒吧？”

陈石梅回过神来转眼看，香儿已经跑去跟船主商量便宜卖给她们一筐梅子的事儿了。相比起酸涩的梅子酒，陈石梅更喜欢清甜的桑葚酒。想到这里，不禁莞尔，刚刚太后拿出来陈栳楣平日喜食之物，也大多是自己不爱的……

不过，她们之间最大的区别，恐怕就在秦项连了。

陈石梅对于这样一个男人，实在是爱不起来。无论陈栳楣是什么出身，但害人的终究不是她，报不了仇，就报复仇人的女儿，哪怕那女子对他一番真心，也绝不手软，这样的男人，她不喜欢、瞧不上、看不起……

陈石梅收拾了一下心情，下定决心，回去就写和离的奏表，明日就递交。

想到这里，陈石梅突然有些想笑，明日……可想而知场面会是何等的混乱，一想到秦项连到时的脸色该有多难看，石梅便莫名地痛快了起来，不为其他，只为栳楣那一颗被弃于泥泞的真心。

想罢，石梅的心情也好了，这时，就见小香儿跑了回来，对着远处的车夫喊，“喂，来帮忙搬梅子呀！”

她喊了一嗓子，车夫就下马，往这里走来。

两人正等着，就听身后有人嚷嚷了一嗓子，“小子，别挡路，跟你没关系。”

陈石梅和小香儿听着这声音蛮横凶悍，便回头看过去。

只见刚刚靠岸的一条船上，有三个地痞围着一个男子。

被围住的男子站在船头，一身白衣，手中拿着一个包袱，还一把剑。此人身材甚是颀长，一头黑发白色发带束着，河面上风也大，白色发带和黑色长发一并被吹拂起来，纠缠地飘扬着。

陈石梅下意识地细看了他的眉眼，这人二十出头年纪，眉眼俊朗，高鼻薄唇，只是面无表情，有些凛冽。他面对着三个比他壮硕的地痞，在他的身后，船舱里有几个力工，拿着扁担，盯着那帮地痞。

